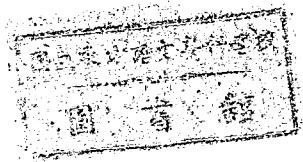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書館存



李敬齋第六十生日論文

前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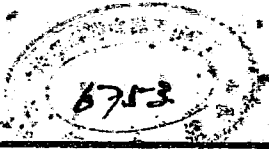
人生如夢，流年似水。少壯逝矣，衰老忽至。上念父母鞠育之恩，欲報之德，昊天罔極。環顧同胞顛沛之苦，思一援手，而力不從心。其自身生活之需，日惟社會是資。度茲六十誕辰，感懷往事，眷念家國，俯仰興歎。酒肉饜飫，不僅俗不可耐，亦實心有未忍。倩人徵文，無非滿紙吉語，聲聞過情，彌增罪戾。思維至再，惟有將余年來整理中國文字之意見，最括記敘，命為生日論文，以當微薄之貢獻。不敢謂功，庶幾寡過。儻豪傑之士，聞風興起，各於生日以學術代酒肉，轉消費為建設，不亦大可免俗乎。

整理中國文字之意見

中國今日最重要而又最危險之事，莫過於東西文化之鬭爭。世間文化，共有三型：一為西洋文化，二為中國文化，三為印度文化。西洋文化是對物的，中國文化是對人的，印度文化是對神



MIT
H12
7



的。西洋文化是科學的，中國文化是藝術的，印度文化是宗教的。但宗教可以沒有，梁漱溟先生說中國文化的特點，是沒有宗教。這樣說來，印度文化可以不要，而且也不會再發展的。牘下來的，只有西洋文化和中國文化。今後也只有中西兩大文化的鬭爭。這兩種文化，本可以並行發展。不過近百年來，西洋文化日新月異，氣象萬千。鴉片戰爭以後，知識膚淺，意志薄弱之流，盲目的崇拜科學，鄙視中國文化。其實若是從歷史上研究，中國文化並非弱者。中國文化吾人自認有四千餘年之歷史（自黃帝起），而西洋人則說有五六千年的歷史。其在中國邊緣上，受中國文化之薰陶與影響的，計有尚麗、日本、安南、緬甸、暹羅等國。受中國文化薰染的總人口共有六億多。而西洋文化則僅有兩千餘年之歷史（從希臘起），且近百餘年來，始有長足之發展。故中國文化比西洋文化歷史悠久。西洋文化是科學的。科學無個性，故不能為某一民族所獨有，更不能使某一民族特異於另一民族，故科學不足以保障民族之不滅亡。西洋文化是物質的；物質文化，意味膚淺，呆板機械，雖感極一時，而感人不深，一覽無餘。迨其普及世界之日，即西洋民族

失其特長之時。中國文化則不然。一切爲藝術，一切尙情感，故能令人心醉神迷，流連忘返，而使之澈底同化。試觀亞力山大之武功，成吉思汗之版圖，古今無比；在當時叱咤風雲，不可一世，曾幾何時，便烟消雲逝，子孫式微；馬其頓人乎，蒙古民族乎，不復被人重視久矣。由此觀之，武力不足以滅人之國，而文化乃民族圖存之法寶也。

吾人最早之祖先，據經傳可考者，厥爲少典。少典起於寶鷄附近。炎帝、黃帝、皆其支系。炎帝生於姜水之畔，故姓姜。黃帝生於姬水之畔，故姓姬。黃帝率其宗族，遊牧於大河以北，沿太行以至今之北平附近，遂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，而擊敗之。炎帝習於農業，其族逐漸東下，出武關而遍佈於申呂齊許，即今河南之南陽鄧城許昌一帶，遂與東夷接觸而受其侵擾。乃向黃帝求援。黃帝南下，遂都於軒轅之丘（在今河南新鄭縣境內）。嗣後與東夷相處甚善，未聞復有戰爭之事。在武功方面諸夏雖獲勝利，而在文化方面則同化於東夷矣。古鐘鼎文字，「夷」皆作「人」，知「人」卽「夷」也。今日吾人皆自命爲人，卽自命爲夷也。吾人曾自命爲夏矣，且古人夷夏

之辨甚嚴，今日何不自稱夏耶。（竊疑「大」爲夏之初文，爲夏族自命之象形字。孟子「時日害喪」。注「害，大也」。爾雅：「假，大也」。禮，鄉飲酒義：「夏之爲言假也。」是「夏」，「假」，「害」，「大」，古音同。）其同化之澈底，有逾於此者乎。今山東人，尙讀人如寅。寅夷雙聲，寅人疊韻，則「人」「夷」爲一聲之轉毫無疑義。夫東夷果何等人耶，乃慳悌慈祥，薄武力而崇藝術之人也。其代表人物如舜，（孟子曰舜，東夷之人也）。至仁至孝，能使堯讓以天下，而已復以天下讓入。眞古今中外無比之至聖也，故孔子豔稱之。其次如契，舜使爲司徒。司徒卽今之教育部長，負推廣文化之責。書曰「使契明倫」。古稱「蒼頡」爲造字之祖，實則「契」卽是「蒼頡」之合音。可見我國文字乃由東夷人所創造，而爲契所推廣，因以造字之功歸之契。東夷人既握有教育權，故諸夏盡受東夷之文化。而皋陶爲士，充分表現法治精神。其後如徐偃王好行仁義而亡其國。宋襄公不鼓不成列，不重傷，不擒二毛。均充分表現東夷民族之特性。而集其大成者則爲孔子。孔子，殷人也，蒼頡之後，商湯之苗裔也。由宋徙魯，卽由今之商丘遷於曲阜。

曲阜爲少皞之故都，商邱爲三亳之中心，皆東夷文化之發源地。此孔子之所以能成爲至聖也。東夷文化經契孔二聖之宣揚敷施，遂成爲卓然不拔之中國文化。稍後則有墨子，兼愛，尙賢，明鬼，薄葬，百舍救宋，重爾救楚。較深染周化之孔子，尤足以代表東夷文化。（英國歷史大家威爾斯許爲世界五大偉人之一。）而孟子之講道德，說仁義，亦東夷一貫之作風也。孔孟而後，中國已澈底夷化。夏固無遺迹，夷亦不存在矣。春秋之際，東夷文化，已發達到了極點。根據春秋三傳之紀載，其時雖當兩軍對壘，也不尙詐虞。或退避三舍；或賦詩而退。進以禮，退以禮，雍容儒雅，爲任何文明國家所不及。翻閱中國民族史，知歷代民族，不下數百種，而今安在哉。蓋皆受此東夷文化之薰陶而同化以盡矣。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裏說過：「在元朝入主中原以後，蒙古民族，不但不能消滅中國人，反被中國人同化；不但中國不亡，並且吸收蒙古人。滿州人征服中國，統治二百六十多年，滿州民族也沒消滅中國人，反爲漢族所同化，變成漢人，像現在許多滿人都加漢姓」。而元清兩朝各帝的作風，比中國人的作風並無二致。如果說他不是中國人，或不是人

(即夷，)他必勃然怒而引爲奇恥大辱。滿州民族，同化之速與其澈底，更是東夷文化之奇迹。所以我們對於中國文化，無所用其懷疑。現代的文化工作者，實應負起使中國文化繼續孳長，永垂久遠的大責任。然文字實爲文化的基幹。古人說「文以載道」，若文字消滅，則一切無所附隸矣。

自歐化東漸，西洋人攜其物質文明之優勢，以臨既貧且弱之中國人，而鄙視之爲半開化；稱其文字爲象形文字，爲圖畫文字，爲落伍文字。中國人眩於西洋物質之優勢，對於中國文字之信心，隨之搖動。於是有打倒方塊字的呼聲；有注音字母的建造，有簡筆字的推行，有羅馬字拼音的擬議。麥帥有今日人廢除漢文之擬議，日本民間亦有另製文字以代替漢文之議論。世俗新造之字復層出不窮：圖爲圖書館，圓爲國幣，亦曰圓巾，歪歪爲谷堆(即籩)。中國文字之堡壘，大有汲汲不可終日之概。吾爲此懼，亦感覺中國文的「讀」和「寫」遠比西洋文字難得多。其中原因，誠如王了一先生所說的：

「古人所謂六書，轉注，假借是用字之法，不算數；象形是具體的意符，指事是抽象的意符

，會意是合體的意符，形聲是意符與音符的合體。歸納起來，有兩大類：（一）純粹的意符（象形、指事、會意）；（二）標音的意符（形聲）。現存的漢字當中，標音的意符，約佔十分之九以上，然而他們的意符與音符，却沒有一定的標準。同屬於一個範疇的字，不一定用同一的意符（如歌从欠，詠从言）；同屬於一個語音的字，不一定用同一的音符（如愚从禺，而娛从吳）。甚至同是一字，也可以有兩種以上的形式；其意符紛歧者，如箋牋、懶嬾、誤悞；其音符紛歧者，如蹶蹄，螻蟻，糧粮。

「由於時代的變遷，字義發生變化，以致意符不象意符。據說文：「散」，雜肉也，故从肉，今「散」字不作「雜肉」解；字音發生變化，以致音符不象音符（特从寺聲，今「特」「寺」的聲音相差甚遠）。這類的事實越來越多，所以一般人學習文字的困難，也跟着時代而進展。

「漢字的成分太複雜，配合的形勢太多，這都是難寫的原因。

「漢字的難認，在乎沒有系統，得零零碎碎的認，認一個是一個。

漢字據說是根據六書造成的，然形聲字却佔十分之九以上。爲了語音與詞義的演變，弄得現在許多形不象形，許多聲也不象聲。試查字典馬部，有姓馮的「馮」，馴服的「馴」，辯駁的「駁」，行駛的「駛」，駭怕的「駭」，驕傲的「驕」，欺騙的「騙」，騷擾的「騷」，墓地的「墓」，試驗的「驗」，驚慌的「驚」，驟然的「驟」，撇開字源學不論，我們不懂它們與馬有什麼必然的關係。這是形的方面不妥。又試看从「台」得聲的字，有唸像「臺」字音的「苔」「莫」，有唸像「海」字平聲的「哈」「痞」，有唸像「態」字平聲的「胎」「郅」，有唸像「頤」字音的「鉛」，「怡」，「詒」，「貽」，有唸像「癡」字音的「答」「黠」，有唸像「思」字上聲的「臬」，有唸像「詩」字上聲的「始」，有唸像「代」字音的「殆」，「怠」，有唸像「遲」字去聲的「治」，撇開古音學不論，它們的系統非常紊亂，這是聲的方面不妥。因爲形聲兩方面都不妥，所以有人提倡新形聲字。

中國文字，既然難認，難寫，而形聲兩方面又都不妥，是中國文字必須加以澈底之整理。在

歷史上，從事文字整理工作的，止有二人：一爲李斯，一爲許慎。李斯作小篆，許慎著說文，此二人皆予之近同鄉。史記上說李斯「楚上蔡人也」。楚之上蔡，在今汝南縣之西北約數十里。許爲東漢汝南召陵人。其故里在今鄧城縣東南四十餘里，距今之汝南不過百餘里。故予之認爲同鄉，並非假冒。小篆頗有整齊劃一之功；說文則博採通儒之說，蔚成一家之言，其排列之精審，令人折服，而古說之保存，厥功尤偉。唯自武王翦商，文化漸衰，觀甲骨文之美麗正確，與周代金文之粗惡訛誤，略識字者，皆能別之。孔子曰「郁郁乎文哉，吾從從周。」或指繁文縟節之儀禮而言，非所以論文字也。「止戈爲武」，「背私爲公」，此春秋戰國時代之說字也，適以證明其不謬字耳。李斯承六國之敝，故小篆譌誤甚多；許氏又就小篆立說，更何怪其以訛傳訛耶。今者出土金石日多，其所載之字，不下數十萬；而殷墟甲骨，已掘得者，蓋數萬片，卜辭之可讀者已千餘字矣。吾人有此豐富之資料以爲憑藉，處境優於李許二氏多矣。眞整理中國文字之絕好機會也。然則如何整理耶。打倒方塊字乎，而方塊字實爲最美麗者。觀甲骨文皆成方塊。曾國藩謂寫字要瘦

硬。今觀甲骨文又瘦，又硬，各成方塊。四方的太陽，殷人爲之不疑。其重審美，忽理智（卽科學）之個性卓然不移；而入手便得到審美之妙訣，其藝術天才，誠不可及也。其後如石鼓，如漢隸，如魏碑，皆爲方塊字，亦皆爲最美字。至唐人而作風一變，思擺脫方塊之束縛，然仍以褚，李，歐陽諸家近平方塊之書法爲較美。是方塊字亦未可打倒也。至於注音符號，推行以來，殊鮮成效，且其本身無代替文字之資格。共匪佈告，有用羅馬字拼音者，其作用一如注音符號，而其難認遠甚於其所代替之古老文字。無已，則行簡筆字乎。王了一先生說：

「我以爲簡體字比繁體字更難認；只就書寫上而論，也不見得較便。茲分論如下：

「我們看書認字，並不是呆板的細數每字的筆畫，只簡單的看出它的輪廓，就知是什麼字了。例如「觀」字，我們只要看見了左上方一個草頭，右下方一個橫挑，就知道它是觀字了。可見繁體字並不難認。反過來說，簡體字因爲筆畫太少，往往甲字與乙字的形式，相差甚微。於是勢必弄得許多字的差別，僅在一點半畫之間。豈不是比繁體字更難認嗎？我們又試把「天」「夫」

、「千」「干」等字交給兒童辨認；立刻可以證明它們比「魚」「豬」「樹」「河」之類，更爲難識。

「卽就書寫是論，因爲簡體字難認，同時也就難於寫得正確。由此看來，簡體字雖得了省時間的好處，却增了容易寫錯的弊病，真是得不償失。寫錯不要緊，寫錯而與另一個字相混，就不能說是不要緊了。近來我常常在作文卷上看見學生把「候」寫作「侯」，「拆」寫作「折」，「叫」寫作「叶」，「偏」寫作「徧」，「逐」寫作「遂」，「述」寫作「迷」，「已」寫作「己」，「惑」寫作「感」，「爪哇」寫作「瓜哇」，「坦白」寫作「坦白」等（他們是大學生！）。可見一點半畫的差別，是最不容易分辨的。創造的簡體字推行之後，我們將見文字的紊亂，有十倍於原有的漢字者！漢字之相差甚微者，已經不在少數，幸虧有些字已隨着時代的推移而漸被淘汰。所以「丐」與「丐」，「柄」與「柄」，「訴」與「訴」，「汎」與「汎」等不再勞一般學生的辨認。不料現在竟有人推波助瀾，再替漢字造出一些麻煩來，真是大可不必！」

上面王了一先生對於簡體字的意見，可以完全代表我個人的意見。然則中國文字之整理當以新形聲字爲依歸矣。所以我在以前便主張必須創造「新形聲字」，加以澈底的整理；王先生的主張，多與本人不謀而合。其後教育部因國音的規定與推行，於抗戰期間，頒行一部中華新韻。這部書共分十八韻，把常用的字，用國音依四聲分列。於我整理文字的工作很有幫助。一麻韻邦母之下，陰平有巴，芭，笆，疤，犯，吧，入，叭，捌；（內有舊入聲字，今國音無入聲）；陽平有拔，跋、鈹、芟、魑；上聲有把，靶、拔；去聲有爸，把，伯，霸，灑，壩，埧，埧，埧；其音符有七八種之多，而音符則在十種以上。已可見中國文字之複雜了。（根據電報碼上的七八千字，就有九百多個不同的偏旁。）設以「入」爲音符，配以意符，則新形聲字成矣。依中華新韻則四百一十個音符，分標四聲，配以不滿百數之意符，全部漢字改造竣事矣。

欲造一套新字，以期其通行全國，談何容易。而推行的方法，莫如編一部好的字典，使人人樂用，而將我的新形聲字附入。人們看見我的新字易寫、易讀、易認、自然推行開了。於是開始

研究康熙字典。中國字書的編纂，分形、聲、義、三類。說文、字彙、康熙字典，皆以形分者也；切韻，唐韻，以至五方元音，皆以聲分者也；而類書則以意分者也。新形聲字凡同聲之字皆同一音符，所以我仿照五方元音的辦法，將同音的字排在一起，顯得新字格外整齊易認。如此編寫下去，發見古人解字頗多望又爲訓，隨地易解。例如：「慧」說文：「掃竹也，从又持粹」；廣韻：「帚也」。又如「慧」，說文：「慧，儗也」；徐曰「儗敏也」；廣韻：「解也」；增韻：「性解也」，「好黠也」；漢書昌邑王傳：「清狂不惠」，論語：「好行小惠」，皆作惠；史記淮南王安傳：「淮南王有女陵，慧、有口辨。」又借慧字。又如「噤」，「噤」，「噤」，「噤」，「噤」，「噤」，「噤」，「噤」，詩召南：「噤彼小星，三五在東。」毛傳「噤，微貌」；又雲漢：「有噤其星」，毛傳「衆星貌」；廣韻作噤，說文謂同噤，集韻謂同噤；詩小雅：「鳴蜩噤噤」，毛傳「噤噤，聲也」；又「驚聲噤噤」，又「驚聲噤噤」，毛傳「噤噤，徐行有節也」；「噤噤，中節也」；又商頌「噤噤管聲」，毛傳「噤噤然和也」。又如「榿」，說文：「棺槨也」。漢書高帝記：






















「命從軍死者爲櫛，歸其懸」。註「櫛橫爲小棺」。蓋當時係用以殮士兵者也。「惠」說文：「仁也」。我研究的結果，發見他們有共同的意義。就是慧的語根，帶有聚集的意思。凡物之聚集者，均有多而小的現象。如慧，多而小的竹子，聚在一起也；慧，多而小的聰明也，如云「秀外慧中」；惠，多而小的仁愛也，如云，「惠而不知爲政」；櫛，多而小的棺材也。甚至會，匯，穢等均不離此意。又如嗁嗁，多而小的聲音也，故驚聲如之，鳴蜩如之，管聲如之。古人未得其竅，致一字一解，甚致一字數解，望文爲訓，漫無定義。而諸字之間亦若毫無關連者。又如「淒淒」，說文：「雲起貌」，詩小雅：「有淒淒淒」，亦作萋萋。詩周南：「維葉萋萋」，毛傳「葉威貌」。又漆。漆，訓爲祭時之容，如禮，祭義：「濟濟漆漆」，註「漆漆者專致之意」；又禮記：「居喪者有威威之容」，註以爲憂貌。據我研究的結果，凡云漆漆，其義皆同，皆似漆也。漆之形，黑而溼也。故「有淒淒淒」，雲黑而溼也；「維葉萋萋」，葉黑而溼也；「濟濟漆漆」，「威威之容」，貌黑而溼也。甚至夫妻之妻，其義亦同；蓋妻由婚得來，古但作昏，昏者黑也。

又如纂。纂，說文：「草盛貌」，毛詩：「其葉纂纂」，「纂纂者莪」，齊詩作纂，班固靈臺詩：「百穀纂纂」，楚辭有「蝮蛇纂纂」，前漢藝文志：「叢棘纂纂」。這種種不同的纂纂，其共同之意，爲密集貌。果如許訓爲草盛貌，又何以解蝮蛇纂纂？而榛亦同纂，莊子徐無鬼：「逃於深纂」。又如莘莘，或作業業，晉語：「莘莘征夫」，郭輔碑：「業業昆嗣」，今云「莘莘學子」。

詩周南：「蠡斯羽，詵詵今」，六朝舊本作駢駢，莘莘，姓姓；楚辭招魂：「豺狼從目，往來詵詵」；詩小雅：「駢駢征夫」。凡此一切莘莘，又皆與纂纂同義，而爲一聲之轉。於是方知欲明字義，必須先找出他的語根。因爲文字是代表語言的，語言則以聲表意。某種聲音代表某種意義，在同一民族中是有一定的。而有些聲音雖在全世界千萬不同民族中，皆代表同一意義，如爸爸、媽媽、嗚呼，（讀 *me*）。

乃決意多集資料，用歸納法以求得語根。以期對中國文字之義，從頭整理。

既知某字其義矣，然究應以何形（文）代表之，此問題隨之以來。四方的太陽，長方的月亮

，雖勉強可識，而日常應用之字，如「天」，「人」，「犬」，「馬」，「又」，「之」之類，認真考驗起來，便覺莫明其妙。於是從甲骨文下手，參閱金石文字，方知「人」本作，變作，小篆作，隸作，楷作人；「犬」本作，變作，小篆作，隸作，楷作犬，其肩上一點，乃狗脖圈也；「馬」本作，象其大眼，多鬃，多尾毛，變作，小篆作，隸作，楷作馬，眼與鬃，腿與尾，皆合而爲一矣；又本作，乃右手也；而「之」之變遷極大，初文作，即趾也，省作，作，誤作，小篆作，隸作，上爲三指，下乃腳根也。許氏曰「之、出也。象艸過出，枝莖益大有所之。一者，地也」。「之」之三指向外，故有出意；許訓雖未盡是，然尙未大誤。至以足指爲艸，足根爲地，則相去大遠矣。「天」字卜辭作，金文作，从丁大。口或。皆古丁字。丁指事亦聲。許云「天，顛也。至高無上。从一大」。以丁爲一，真可謂「目不識丁」矣。「天」乃習見之字，兩千年來竟無識者，予今日始發見之，可見識字亦不易也。（予疑丁爲頭之本字，象形。丁頭雙聲。）許以木在日中爲「東」。其實「東」既不从木，亦不从日。望文生義，遂鑄成錯

。東與東古爲一字。「彳」爲半行，許訓爲小步。「行」，衢巷也，許訓爲人之走趨。凡此極平常之字，許氏竟弗之識，則其所著說文解字之價值，亦有限矣。殆因六國以後，字形錯誤已甚，遂至不可辨識。是中國文字之形更有從頭認識從頭整理之必要。

至於字聲，變遷更大，而考定更難。前所述先找語根，再以聲定義，不過一法耳，有時而窮；而依義亦可求聲。如訓此之「茲」「斯」「是」，皆當讀如「此」。（或曰四字皆讀如子。）

汲汲，伋伋，孜孜，孳孳，甚至和偈偈，孑孑，劫劫，皆同義，即應同聲。中原鄉語讀如「決決」

。我又疑女，古讀如拏，故拏字从之；而如何亦作奈何，則奈何如之古音無疑。辨从女聲，則

女亦當音奈何也。依字形論，女初文作𡗗，象人跪而兩手受縛；顯爲拏來之人，故應讀如拏。依漢

語詞類，許多同義之字，其語根皆同，而爲一聲之轉變。是中國文字的讀音，又有從頭整理從新

估定之必要。

今者以北平音爲國音，不加校正考核，而盲從之，非予所樂聞也。夫詩三百篇爲列國之歌謠

；地相去或千百里，人相去至千百年，而讀音無大出入，非古代國音，已卓然成立之明證耶。許氏說文，音、義、形兼備。其所注之音，非當時之國音而何。隨唐以來，切韻，唐韻，廣韻，集韻，中原音韻，洪武正韻，佩文詩韻迭出，而清之元音，更將字音確切注定，此非吾國之國音而何。民國以來，突然跳出一批國音先生，令人咄咄稱怪。如其所持之音，與多數國人所習用者，大不相同，既不通於古，復不同於今，何貴乎立此國音；勉強行之，終必失敗。如其所持之音，即係多數國人所習用之音，又何必強名之曰國音，而竊為私有。國音先生以北平音為國音，不知北平音除無入聲外，與我國習用之音大致相合，特國音先生硬將北平土音，襍與其間耳。如讀「郝」如「好」，「雀」如「巧」，「角」如「狡」，「粥」如「周」之類，而膽致命之曰國音是也。又如佛，應讀如「薩」；今讀如扶，如浮，聲之轉耳，未為大誤也。而北平人則讀夫駸切，此真土而又土，錯而又錯者也。而國音先生收之。北平語有一大弱點，即將許多不同之音，讀不清楚，致混而為一；如讀「熙」同「西」，「薑」同「將」，「阡」等是也。予除以義定音，

其諧聲字則酌量以音符定音外，則以通行之語音爲準，再以中原音決定之。中原多古音，予幸生中原，得知其大概。明太祖欲以中原音製韻，而所選製韻者，竟無中原之人，故其願未達。予將繼其遺志而完成之。

愈研究，愈複雜，而趣味亦愈濃厚。漸漸將我之舊觀念推翻。甚至何爲字，其認識亦與昔大異。昔者以爲每一有形之文皆謂之字。今則不然，必形聲義兼備方謂之字。故「首」或「藉」非字也，無義故也；必首藉相連而後成字。又如蟋蟀，蝴蝶，徬徨等各爲一字，而說文及一切字書則分割之。苟聲同義同其所代表者爲相同之語言。形雖不同，亦爲一字。如「瓷」，「瓷」，「甌」，「甌」均爲瓷器之瓷。又如「盧」，「爐」，「爐」，「爐」，「爐」，均爲火爐之盧，則數字實卽一字也。若形同，音同，而義不同，則非一字矣。如文字之字，名字之字，與愛字之字，女子字人之字，雖形同，聲同，而義不同；非一字，實四字也。如形同，義不同，而聲亦不同，如好與好（號），惡與惡（務），則莫不知其爲迥然不同之二字矣。又如義同而形

聲均不同者，則非一字。如說文：「帚，楚謂之聿，吳謂之不律，燕謂之弗，秦謂之筆」。聿，不律，弗，筆，均代表一物，而實四字也。

其次講到聲。古人讀字僅分長短二聲，如詩之平上去通押而入聲字則自成一系，其明證也。

遲至六朝始有四聲之說；蓋取長聲之三與短聲之一。久之，平聲再分陰陽共爲五聲。至清始分上平，下平、上、濁上、清去、濁去、上入、下入八聲；而濁上與去同音，清去與濁去同音，故止有六聲。我以為一音讀成四聲，純係天籟；如牽乾遺欠，圈權犬勸，愍寒罕翰，毫不勉強。而上下平聲之迥異，亦如上去之不同，又烏可不分耶。長音有四聲，短音亦如之，故一音均可讀成八聲。惟四短聲，不甚清晰耳。茲依中原音韻中華新韻之成例，廢除入聲，祇留陰平陽平上去四聲。至平上去之名，若強爲解釋，亦非毫無意義，但終嫌模糊，不能使人人通曉，故擬改之爲第一，第二，第三，第四聲。

上述之韻，今音韻母，共有十七個，應有十七韻。並依中華新韻（併庚東爲一韻）分正韻。

十七。兒韻九。正韻之後，另附助詞韻。如吃着，喝着，走着，說着，不成韻語；猶桌子，椅子，帶子，繩子，之不成韻語也。必須吃着，織着；喝着，割着；桌子，蠶子；椅子，李子，小米子；始成韻語。凡助詞均須輕讀，故不能用爲韻脚；必以其前之主詞爲韻脚。且有助詞與主詞不能分離者，分則義乖，卽另成一字。例如辣子，夾子，瞎子，刷子，探子，騙子，面子，亂子，與辣、夾、瞎、刷、探、騙、面、亂、迥然不同。辣子，夾子，等均屬複音字；一如螻蛄，蝴蝶，趁起，徘徊之爲複音字者然，故不能不另列成韻。

至用法亦與新韻不同；（一）新韻主四聲通押，我則主四聲分押，蓋四聲各不相叶也。在此可舉一例：某甲入關帝廟題壁云：「一進廟門四下顧，周倉老爺好長鬚」。細讀之甚爲不叶，乃註云：「鬚音戶，去聲」。後來者續之云：「向未見過這種詩，定是放的臭狗屁」。註云：「屁音鋪，去聲」。四聲通押，其乖謬有如此者。（二）新韻有甲韻之字，可與乙韻通押者。如波通歌甲，齊與微開口可通，「痕與庚甲，齊齒可通，與庚甲開口亦可酌通」。韻旣不同，何能相叶

。相似而濫用之，是糊塗也。所以我主張各韻概不通押。可通押之字，必須同在一韻。

根據以上意見編一字典，定名為文字經緯。其排列順序，一如英文字典，按聲檢查。另附形檢部，其查法一如康熙字典。如衣字可於七齊部之第一欄內得之，亦可於衣部得之。每欄之首，注有羅馬字母，故每字不另注音或反切。齊部首項注一工，則衣、依、夥、醫、翳、猗、禕、等不再注音，自知其皆讀若衣矣。其實每欄有一字能讀，餘皆能讀矣。檢得衣字，則見：

衣甲骨文作左右讀，或作象衣中有入之意，金石文略同，篆作作衣，隱也，所以隱身也。象形。古讀若

殷。書康誥「壹戎殷」，中庸作「壹戎衣」，今讀若依。

〔隱〕(名) 一、人所以隱身者，例：詩邶風「綠兮衣兮，綠衣黃裳」。

二、上衣，例：說文「上曰衣，下曰裳。」

三、似衣者，例：地衣，鐵衣，垣衣。

四、姓、例：明有衣勉仁。

(形)衣的，例：衣架。

繼續研究，又發見中國語文，可作為世界語文。如雀，則从小佳，如參，讀若爵。夫小佳鳴聲爵爵者，任何人皆知其雀矣。又泚水形也，其聲斯斯，故曰水；火，火形也，其聲轟轟，故曰火。彼 sparrow, water, fire 究有何義耶。其形乖，其聲謬，鳥足以示人也。

我整理漢文之初意在大加改造，使之可與西文競爭。但研究之結果，竟發見中國語文之優美，遠非西洋語文所可比擬：

(一)簡單——第一，音簡，一字一音並無雙音及語尾。第二，形簡，並不像外國文字之有語尾的變化。第三，文法簡，中國語文不像西洋語文之必須製定幾百條人爲的規則，以繩束之，始能達意。

(二)省時間——因爲中國語文爲單音綴，應用上可以節省時間。試觀西洋人對話則刺刺不休，中國人語音則寥寥可數。抗戰期間，美軍說密碼無綫電話，因爲受時間上的限制，常常不能竣

事。乃改由中國人讀密碼。結果時間節省一半，屢試不爽。夫英文數目字由一到十皆係單音。（seven 亦讀如 sev'n）單音比單音，尙較中國語多費一倍時間；若以彼之複音比我之單音，其費時不知更多幾許矣。此西洋語文第一致命傷也。

（三）省空間——中國文字佔面積甚小。我常檢查各項中英譯文，中文一頁，英文常須五頁。

同一內容之文章，中國文字可以很少篇幅表達之，而西洋文字則非連篇累牘不可。吳君南愚能刻赤壁賦於方寸之牙骨上；若將赤壁賦譯成西洋文中最進步之英文，仍令吳刻之，恐十方寸不能容也。此西文之第二致命傷也。

（四）能縮短——中文可以隨意縮短；如言蘇、浙、皖、贛、或中、美、英、蘇、三民、五權、國府、行總。西洋文無此可能。如強爲之，則謬誤必起，而 U.S. 變成 Uncle Sam, G.B. 變成 Jhon Bull 矣。試讀中文，則隨處皆簡語。且無論如何裁簡，不易誤解。此真中文之極大優點，亦即西文之極大致命傷也。

(五)能伸長——婚喪之慶弔，喜慶之賀慰，西人祇能為極無意味之簡語；中國文人則可長篇大論，駢四儷六，至數百言或數千言而為所欲為，且令人讀之津津有味。此又中文之特長，而西文之致命傷也。





(六)美麗——中國文字，不獨有四聲音調，朗誦時鏗鏘悅耳；且能作對偶，工穩整齊。實已進化至美妙極境。西洋雖亦有詩，但與中國詩較，猶如嬰兒之與成人。而歌，曲，詞，賦，則一貧如洗。回文，寶塔之詩，綠眼人固夢想不到；捲簾敬後之句，紫鬚兒亦莫能為之。即門對，楹聯，東亞家家有之，歐美貴族又蒙未之見聞。是西文不能為美術文學，即不足以應高度文化之需要。此又西文之最大致命傷，而無以維持其自身之存在也。

(七)資料豐富——中國文學歷史悠久，故資料豐富。專字之多，即其高度發展之表見。以「視」而論，各種不同之視法皆有專名。如「看」，以手醫目而望也；「盱」，張目上視也；「相」，審視也，如相面；「省」，自視也，如「吾日三省吾身」；「眄」，衰視也；「眈」，垂目

而視也；「眈」，目有所限而止也；「眈」，直視不移也；「眈」，動目示意也；「眈」，目動也；「眩」，目無常主也；「眈」，目深惡視也；「眈」，遠視也；「眈」，張目視也；「眈」，期待之視也；「眈」，目略視也；「眈」，或「眈」，恨視也；「眈」，窮視也；「眈」，小視也；「眈」，側目視也；「眈」，暫視也；「眈」，著眼視也；「眈」，不悅視也；「眈」，瞳子不正視也；「眈」，視正也；「眈」，伺視也；「眈」，目不相視也；「眈」，如夫由門縫中左右擺頭視也；「眈」，左右驚顧也；「眈」，合目邪視也；「眈」，邪視也；「眈」，以目採取也；「眈」，見也；「眈」，目一過也；「眈」，目注視也；「眈」，怒目視也；「眈」，「瞬」，「瞬」，皆目搖動也；「眈」，直視也；「瞬」，下視也；「瞬」，登高視也；「瞬」，「瞬」，偷視也；「瞬」，仰視也；「瞬」，或「瞬」。回視也；「瞬」，俯視也；「瞬」，鷹隼之視也；外國文字則無許多之專名。至於中國成語之多，如鸛蚌相持，騎虎難下，塞翁失馬，守株待兔之類更是汗牛充棟，西洋人無此資產也。

(八)音多——中國字音極多，除英文 a, e, i, o, u, 五個母音之外，另有歌。魚。支。三母，而魚母又可用作介母，以成日，寃，暈，庸，各韻母。因此中國有字之今音，不計入聲，已一千有餘，而古音則多至二百餘韻，其繁可知，豈西文之寥寥數音。所可同日而語哉。

(九)形多——西文祇有二十六字母，而中文不同之偏旁，在一千以上，因此中國字省目而易認，西洋文則相似，倦眼，而難別。故讀書數行俱下之事，祇中國有之，西洋絕無此事也。蓋其字變化太少，不能個別予人以深刻不同之印象也。

(十)形聲義兼表——世之談文字學者，輒謂西洋文爲表音文字，中國文爲表意文字，始末細考也。中國文不僅表意，而兼表音，更兼表形。如天字，甲骨文作，從丁大。本義爲頂。口以表頂形，兼表其聲。大，人也。丁在大之頭上，以指頂之所在，其義可十足表見。又如從字，以从爲聲。而从字古作，象一人前行，一人從之，以表意與形。又加爲路，加止爲走，故形聲義皆充分表出。又如歲，卽古越字，卜辭作。以成（古鉞字）爲聲，以步爲義，

一步之兩足各在鉞之一旁以象越之形。而英文之 *top, fallow, stepover* 除 *t* 與 *l* 同爲舌尖音，可
以表示頂點外，其餘各音，不能知其所代表者何似矣。豈能如天、顛也；從、縱也；越、踰也；
各有語根之不可移易哉。是西文止能表音，且其所表之音亦至荒誕也。此又爲中國字省目易認
之重要原因也。再申言之，里，華里也；哩，英里也；涇，海里也。又如盧、墟、爐、鑪、鑪、鑪、
渾言之則皆盧也；析言之，則盧爲通名，墟，土盧也；爐，火盧也；鑪，瓦盧也；鑪，鐵盧也。
是中國文已進化爲書寫之簡語，不止代表語言，且能爲語言所不能爲者。今之淺人，提倡白話文
，以爲語言文字應歸一致。夫語文一致乃文化初期之現象，人類已進化至今，尙能倒退數千年乎
。且語言出之於口，入之於耳；而文字則成之於手，收之以目。二者判然，何能強同。同之又何
益哉。今必曰爾用手如口，用目如耳；一字可明，汝萬勿爲之，必如口之二字三字，然後可。顛
狂至此，俗人靡然從之，此真足以證明中國人之退化也。

(十一) 中國字不易破壞，如「國」字雖去其半，仍可識辨：去其上半爲囗，去其下半爲田。

根據上述理由，我敢斷言五百年後，西洋語文漸漸消滅，而由中國語文代之以統一世界。瑞典著名語文學大家，高本漢（Bernhard Karlgren）先生，研究中國語文，有獨到之見解，而對於中國古韻，厥功尤偉。其言曰：

「應用中國語的人數，比較任何種語言要多。同時，中國語又包含有豐富優美的文學。」

「中國的文化是很古遠的。西洋人學得中國文化在西元前五千或六千年時。」

中國語裏，還留下雙音綴語根詞的遺跡，人稱代名詞上，具有格位的形式變化。早先的學說，把中國語分列爲「初等」的語言，以爲它還未能進到變形的階級，這種學說恰和真理相反。

「中國語沿着語音的單純化這條路徑走，更爲深進。法語上已經喪失了許多語尾的子音。在六朝時，「歌」讀Ka，「哈」讀Kap，「割」讀Kat，「各」讀Kak，還都分辨得清楚。語尾喪失，皆變爲Ka。第二步a變爲O讀爲Ko。

「中國語言爲高等進化的語言。音調（即四聲）在中國語中佔很重要的地位。歐語除瑞典，

挪威，塞爾維亞，哥羅西亞，立陶宛外皆無之。語音簡單化，追着語言之演進，漸漸走入於完全新的途徑。

「假使中國語具有一種歐洲的拼音字母，許多單純語詞，在書寫或說話時，都很容易分辨。

「文言上保守主義，不但不會引起意義的含糊不清，而且可以得着一種簡潔分明的文體。中國人認爲這古式整肅的文辭，在書寫上十分簡捷和明瞭，以爲是一種文雅優美的語言，而俗語的鄙陋是不值書的。

「以舊式文體，當作書寫上的世界語。這種很精巧的交通工具，不但可以不顧方言上一切的分歧，彼此仍能互相交接。所以北平地方的報紙，在廣東一樣通達無礙，而且可以和古人親密的交接。這在西洋人士是很難辦到的。現今英國人，在他自己文書裏，很難讀到三四百年以前的作品；至於最早時代的文書，他必須對於語言文辭上有特別的研究之後，才能明瞭。

「要把中國文字變做西洋的字母，究竟對於中國人有什麼利益？有什麼損失？利益是學童省

了一二年的苦工。損失是不得不廢棄了四千年來的文學，因此而廢棄了中國全部文化的骨幹。中國文書一經譯成音標文字，就絕對不能了解了。這種書寫上的世界語，維繫此大國各地能彼此結合。若採音標文字，那種維繫的能力就要摧破了。北京人用音標文字，根據北京方言，寫成的文書，廣東人或其他各地的居民都是不明瞭的。中國所以能保存政治上的統一，大部份不得不歸功於這種文言的統一勢力。中國人果真不願廢棄這種特別文字，以採用西洋的字母，決不是由於笨拙頑固的保守主義所致。中國文字和中國的語言情形，非常適合，他是必不可少的。

「中國文字有豐富悅目的形式，使人發生無窮的想像。不比西洋文字那樣質實無趣。中國文字好像一個美麗可愛的貴婦，西洋文字好像一個有用而不美的賤婢。

「文學和書法發生了密切的關係，這又是西洋人所能理會的。

「歐洲的各種語言有漸漸變為中國語的傾向。從這一點來觀察，可以知道中國語比較西洋任何種語言總為先進的。因為中國語差不多已經到達了無附添語的時期。

「大多數中國語的語詞，意義的應用，極端自由。」

「歐洲語言的演進，常趨向於形式的單純化，形式變化上種種表白的分子，漸漸廢除。最實用的英語，向着這個途徑上進行，已經很遠了。中國語在這方面，更為深進，幾乎完全到達了沒有形式變化的境地。只有一種主要的措辭方法，語詞的序次，也不過在某種程度上略資補救。可是這種含混的地方，中國人不但因之感受了困難，反而願意養成他。即對語詞序次的方法。也採取極端嫌棄的態度。中國語的語句，較歐洲語實是在是一種很『簡單的辯論法』。」

「歐洲語的主辭述辭總須備具。中國語裏主辭述辭，假使可以從上下文裏看懂的，就無需費辭，把它們統統表示出來。一個英國人拒買某種東西。就說 I won't buy it. 把主辭賓辭很細心的表示出來。中國人都以為這都是費辭，只簡說「不買」。」

「對古代歷史和文學，發生了一種崇視敬愛的心理，這實在是中國人的特色。這種聚集成功的大資產，以供著作家任意使用」。

據高氏的意見，歐洲語有漸漸變爲中國語的傾向。夫中國語爲單音綴，僅擺掉語尾，尙須數千年之久。以複音綴之歐洲語，欲進化爲單音，恐萬年亦不能也。世人將坐以待其演變乎，亦將棄之而選用中國語文乎。

機器日以發達，世界不久可以統一而臻太平。如此，則每人每日二三小時之工作，足以維持生活；所餘之時間，除中國文學外，無足以消納之廣場；亦除中國文學外，無誘其消磨時間之魔力。此吾之所以敢爲此大言也。

中國文字饒有趣味，尤以會意（一名象意）字之巧妙，令人神往，予甚好之。茲以文字經緯一書，距完成之日尙遠，特列舉會意字六十，以資快意！


祝

卜辭作，象人跪神而禱。

各

卜辭作，或，从足向門口，爲古來格字。

啓

卜辭作，或，或，象手開門，或門有口，或手持門而有口。

令 卜辭作令，象一人前跪，倒口自上令之。

歷 卜辭作曆，象足歷禾林。

步 卜辭作步，象左右足各向前一次。

逆 卜辭作逆，象途中有人（逆爲倒大）向裏來，又有足向外迎之。

逐 卜辭作逐，象犬向外跑，有足自後逐之。犬或作豕。

得 卜辭作得，象手持貝；或作得，象途中拾貝。

衛 卜辭作衛，（卽韋）象足圍繞口，或鑿，象在通衢繞行，卽守衛之義。

競 卜辭作競，象二人比賽，向上發音。

與 卜辭作與，或與，象兩手持盤，或又有兩手承之。（古者授受皆以盤也）。

爲 卜辭作爲，象手牽象，將有所作爲也。作爲卽俗云做活，古人做活用象。

及 卜辭作及，象一人前行，有手至後及之。

史 卜辭作𠄎，象手持中，中內有簡，故爲史也。

改 卜辭作𠄎，象手持棒以臨子而子跪，改之意也。

牧 卜辭作𠄎，或𠄎，象持鞭牛旁，或牽羊繫，牧之意也。

教 卜辭作𠄎，象執鞭教子，爻聲。

爰 卜辭作𠄎，象前手有所持，以援後手。

死 卜辭作𠄎，象人跪而垂首，向殘骨哭泣，是人死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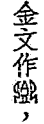
矩 金文作𠄎，象人手持工。工，方尺也，故有規矩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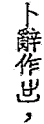
喜 卜辭作𠄎，象有熱飯入口，可喜也。

盞 卜辭作𠄎，象持刷滌皿，是皿中食盞也。

卽 卜辭作𠄎，象人跪而就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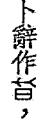
既 卜辭作𠄎，象人轉頭背食，食既之意也。

鄉 金文作,象二人相向對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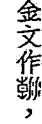
出 卜辭作,象足在門口而向外,出之意也。


員 金文作,从鼎口,爲圓之本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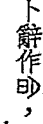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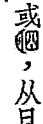
賔 卜辭作,象外室有人,而其足跡乃從外來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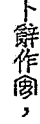
昃 卜辭作,象日照人影斜之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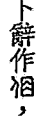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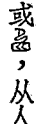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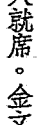
昔 卜辭作,或,有洪水之日,昔日也。


朝 金文作,象日在草中有露,朝之象也。今隸从日在草中而居左,月在其右,亦甚佳妙。

有 金文作,象手持肉。漁獵時代,多肉爲有。

明 卜辭作,或,从日月相並,或窗中見月,二字均佳。


安 卜辭作,从女坐室內,且有墊,安之至也。


宿 卜辭作,或,从人就席。金文加,則宿於室內矣。

窵 卜辭作，象執火室中，搜索之意也。


寡 金文作，从室內一頁，寡人也。


疾 卜辭作，象矢將及身，事急矣；及身則疾矣。


先 卜辭作，象足在人前。


見 卜辭作，从人目，可見也。


𠄎 卜辭作，象二人順跪，為遜順之本字。

印 卜辭作，象手抑人，為抑之本字。轉為按，俗或曰摠。

畏 卜辭作，从鬼持棒，可畏也。

長 卜辭作，从人髮。近取諸身，則至長者莫如髮。

鼻 卜辭作，从犬而特繪其自。自鼻也，善鼻者莫如犬鼻。

獲 卜辭作，从手持佳，獲之也。

光 卜辭作𠄎，从火在頭上，光輝四照。

燼 卜辭作𠄎，从手持棍撥火，餘燼也。

赤 卜辭作𠄎，从大火，其色必赤。

涉 卜辭作𠄎，象水之兩旁有足。

闕 从門中見月，是門有闕也。

奴 卜辭作𠄎，象人跪而雙手被縛，又以制之，是擄得之奴也。

戰 左單右戈。單，干也，戰則持干戈。

輿 卜辭作𠄎，从車無輪，以四手舉之，是輿也。

降 卜辭作𠄎，由高阜步步向下。

陟 卜辭作𠄎，象步步登阜之意。

獸 从單，从犬。單，干也，持干偕犬，爲狩之本字。

疑 卜辭作𠄎，或𠄎，象人左右顧，疑之象也。

毓 卜辭作𠄎，象母生下倒子，且有血液。

近代鐘鼎彝器，出土者日衆。古文真相，漸明於世。尤以甲骨文之大量發現，使人得窺中國文字之肩秘。但人所不識之字仍多。茲就予所發明者，列舉二十二字，以爲我今日之貢獻。

天 說文：「天，顛也。至高無上，从一大」。按天字卜種作𠄎，金文作𠄎，从丁大。丁指事亦聲。

丁之初意，或釋爲魚目。余以爲丁爲頭之初文。丁頭雙聲。或作𠄎，从二大。二，古上字。則爲會意字。乃天之別構。

中 說文：「中，和也。从口丨上下通」。按中字卜辭作𠄎，作𠄎，作𠄎。金文略同，請家解釋紛繁。以釋爲盛算之器者爲近是。鄉射禮之皮樹中，閭中，虎中，兕中，鹿中，其證也。

。而未知其爲簡之古文。中之爲簡，猶鐘之以宣爲聲也。

𠄎

說文：「正，是也。从止，一以止」。按正字卜辭作𠄎，作𠄏。金文作𠄎，作𠄏，作𠄐。

口，●，○，皆古丁字。从止向外，丁聲。爲征之初文。詩曰：「伐木丁丁」，今仍讀如

征征。

徃

說文：「往，之也。从彳，𠄎聲」。按往字卜辭作𠄎，作𠄏，作𠄐，皆从止向外，王聲。

商氏承祚誤認王爲土。止向外，往之意甚明。

齒

說文：「齒，口斷骨也。象口齒之形，止聲」。按齒字卜辭作𠄎，作𠄏，作𠄐，皆

象門齒形。與牙之別已見。

𠄎

說文：「𠄎，剝骨之殘也。从半𠄎」。按𠄎字卜辭作𠄎，作𠄏，作𠄐，从卜骨。用以爲卜

之骨，卽殘骨也。

𠄎

說文：「𠄎，犬肉也。从犬肉。讀若然」。按𠄎字从犬得肉，爲厭足本字。會意。俗又作

獸，作𦉳，作𦉴。蓋造字之本意已晦，而其音未變，後人乃以之爲聲，而妄增之。

𦉵
說文：「楚人謂卜問吉凶曰𦉵。从又持祟，祟亦聲。讀若贅」。按𦉵字卜辭作𦉶。𦉷，象以繩束木，又以持之，於示前問吉凶也。小篆誤从祟，許氏遂以之爲聲。吾鄉今日仍有此俗，以繩束箬爲之；故予知之甚悉。

𦉸
說文：「離黃，倉庚也。鳴則蠶生。从佳，离聲」。按古離羅一字。卜辭羅字作𦉹，从佳在畢中。𦉺古畢字，小篆譌爲𦉻。佳在畢中爲羅。佳在畢外爲離。乃演變之結果。故離亦後出，許說非也。

𦉼
說文：「人相違也。从大，口聲」。以爲形聲字。甲骨文作𦉽，作𦉾，象人從穴口外出形。古出字作𦉿，象止從穴口外出形。故知去字所从之口，與出字所从之口相同。出去亦一聲之轉。是出去乃一字之別構。

合
說文：「合，合口也。从人，从口」。文意不明。近人林義光曰「口象物形，倒之爲人」。

「台象二物相合形」。亦屬曲解。蓋一口向上，一口向下，而相合也。凡盒皆如此。

翕

說文：「翕，皆也。从亼，从卍，从从」。古嘗作翕，省作翕。象一人人口向下發言，二人口向上應之。說文引虞書「翕曰伯夷」是也。但將人與其口分開，顯然不知此字之真義。夫翕，咸也，象衆口皆發聲也。俗作減。引伸爲皆。



夙

說文：「冥，幽也。从日，从六，𠂔聲。日數十，十六日而月始虧幽也」。按六卽古入字，借爲數目字。从日入，復門之，會意。許說謬甚。

因

說文：「因，就也。从口大」。而不言从口大何以爲就。諸家訓爲茵，以尖爲席紋。然甲骨文作因，从大甚明。與席文之作亼者迥別。按因，隱也。人有所隱也。孟子：「隱几而臥」。大，人也，口，所隱也。因，隱，陰，影，衣，臂，…皆同一語根。以形聲義三考之，此字从大不誤。

〇

說文：「旦，明也。从日見一上。一，地也」。按古作, (頌鼎)，或, (頌壺)，

或曰，（楊敦），或或，皆古丁字。此字从日，丁聲，爲形聲字。許誤爲會意字。果如許說，从日在地上，則日暮何別。

峯

說文：「年，穀孰也。从禾，千聲」。按年甲骨文多作禾，或禾，金石文多作峯，或峯。顯然象人負禾；从壬其意益明。壬者，任也。此爲會意字。穀孰則人負以歸，一年一度，故謂之年也。許誤爲形聲字。

躬

說文：「躬，身也。从身，从呂。躬，躬或从弓」。按从呂爲从呂之誤，呂，古官字。楚語：「余左執鬼中，右執殤官」。王懷祖曰：「官讀爲躬。中，躬，皆身也」。从呂，（即官）从弓，一也。此形聲字，許氏誤爲會意字。

旬

說文：「旬，偏也。十日爲旬，从勹日」。按旬字卜辭作𠂇，十，古甲字。从甲下統一周，即自甲至癸，是一旬也。

民



說文：「民，衆萌也。从古文之象」。按民字金文作𠂇。象以利刃刺目。當爲盲之古文。會

意。近世有謂周人獲俘，傷其左目，以爲農奴者。純屬臆說，毫爲史實，僅足以誣周人殘酷而已。





五

說文：「五，五行也。从二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。×，古文五省。」又「筮，可以收繩也。从竹，象形，中象人手所推握也。互，筮或省」。按「五」「互」古爲一字。通俗文以筮爲纒車。桂氏云「互，紐繩器也」。今謂之互車。其形如×，五字象之。至陰陽五行，乃後起之說，而五字古矣。古人何能根據後人之說以造字。許氏說文，類多此謬。

牛

說文：「牛，大牲也。牛，件也。件，事理也。象角頭三封之形」。按牛字卜辭作，作，皆象牛頭，兩角兩耳，或於角上著橫木。

羊

說文：「羊，祥也。从𠂔，象頭角足尾之形」。按羊字卜辭作，作，變體甚多，皆象羊頭。金文作，作，與卜辭同。其一橫乃繫羊之枷板也。故或於枷板上加繩如下。牛羊二字甚易識，但無加以正確之說明者，故及之。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
汝南李敬齋述於南京

